

冈田武彦与杜维明

杜维明 精神人文主义 Spiritual Humanism 阅读量: 459

冈田武彦先生的儒学

导读：今天的推送是杜维明先生 1976 年所作的一篇回忆冈田武彦先生（1909-2004）的文章。冈田先生是日本宋明理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是楠本正继教授的及门弟子，其学的主要特征是从体认的角度践行阳明学。在这篇文章里，杜先生回忆了与冈田先生从初识到深知的四次会面。

冈田先生已于 2004 年辞世。现在读起此文，尤其是联想到冈田先生在楠本先生的葬礼上朗读《中庸》首章的情境，不仅令人感念冈田先生的人格与学思，更让人——如杜先生所言——对冈田式的“从沉潜内敛的反省工夫所体察的东方体验之学”心向往之。

冈田先生曾经担任过九州大学的中国哲学讲座，是楠本正继教授的及门弟子，当今日本首屈一指的大儒。在退休的几年中，他不但完成了《王阳明及明末儒学》的大著，而且会同数十位思想同好编写了为数 13 册的《阳明学》大系及 15 册的《朱子学》大系。目前，他正主持一项日本儒学研究的 5 年计划，准备以 50 册的篇幅把德川时代 92 位儒者作一番概括性的介绍。

我第一次和冈田先生晤面是 1966 年 6 月。那时他初度访美，在哥伦比亚大学副校长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所召开的“明代思想会议”中发表了一篇以存在主义的思维途径解析泰州王学的论文。这篇论文在狄百瑞主编的《明代思想中的自我与社会》一专书中发表后，曾引起美国汉学界广泛的讨论。斯坦福大学哲学教授尼文森（David Nivison）在 1973 年为纪念阳明诞辰 500 周年的《东西哲学报》专号中所刊载的专文，即是针对冈田先生这篇论文的观点而发。当时我也提出一篇有关阳明思想的文字，现在看来只是习作而已，但 10 年前刚刚修完研究院的课程并通过博士口试很有些“气魄承担”的狂傲，不把教授名流放在眼里。除了向哲学界的长者陈荣捷先生及在中学时代就已私淑的唐君毅先生讨教外，其他师友之间的人物只是问难而已。冈田先生又因为还有语言的隔阂，请教的意愿就更淡了。

1966 年因为撰写论文曾到台北、香港、京都各地游学，对东瀛学人如吉川幸次郎、贝塚茂树、平冈武夫、岛田虔次等汉学家的论述有了较深刻的认识，对宇野哲人、楠本正继、武内义雄等日本硕儒的学问也有了较亲切的体味。1972 年在夏威夷再晤冈田先生时，我突然感到自己对宋明儒学虽然研读多年，但仍旧只有一些皮毛的知解而已。要想升堂入室，台港各大师的论著固然要精读，当今日本的儒学专书也绝对不能忽视。和冈田先生交谈多次后，我又发现他所继承的儒学传统竟可直追德川时代的山崎暗斋（1618—1682）。也就是说，九州大学由楠本先生所代表的儒学传统，可以溯源到和明朝东林复社相同的时代。然而在我国，因为几经巨变，也许连有三五十年历

史的学府都不多见。相形之下，五四以后的中国儒学若以熊十力、梁漱溟等先生研究为拓荒期，苦撑到目前最多只不过三代而已！

两年前，又因开会的机缘在夏威夷第三次和冈田先生晤面。短短一周，对话数番，或漫步棕林，或坐观海涛。有一次笔谈到深夜，大家都有醉意。他吟诗一首感叹地说，若能以此残年为儒学向国际学坛一一陈辞，报答楠本师恩，则于愿足矣。我沉默多时说不出话来。不久翻阅他的近著，在序言前果有“敬しんて故楠本正继先生の灵汇捧く”的字样。

上星期我应美国学术联合会之邀，在北加州举办了一个“清初思想”的小型国际会议，冈田先生抱病前来，并介绍两位已在大学任教的青年学人福田殖及牛尾弘孝。会后他们一行三人特别到伯克利访游。通过此间研究生石汉椿先生的翻译，大家又交换了一些有关儒学研究的意见。他现在正致力于朱子学的研究，想把《朱子语类》全部逐卷地翻译为日文。我送他一本去年由夏威夷大学出版的《“中庸”论》，也是习作。他很郑重其事地告诉我，数年前在楠本先生的葬礼中朗诵《中庸》首章的体验：老师遗言犹在耳际，不觉声泪俱下，真是一字之中哀思无限。

冈田先生今年已届 68 高寿，但仍是勇猛精进的好学之士。他虽然公认是著作等身的日本儒学祭酒，但言谈之中却毫无自居人师的意味。有时我谈得高兴，把自己一知半解的观点也和盘托出，他总是以不耻下问的精神从旁疏导。临行，他说要寄给我一本最近写成的《坐禅与静坐》，专门讨论身心之教的书籍。我在美国教书和研究，最感到欠缺的正是这种从沉潜内敛的反省工夫所体察的东方体验之学了！

腾讯 <https://mp.weixin.qq.com/s/2Qex9UoqsBrT7Nkoimu0QQ>